



复原梦中的那座老城

——读桑金伟《老浒山》

岑燮钧

20多年前，一个慈溪乡下的少年，怀着一颗忐忑的心，胆怯而兴奋地走进县城浒山，走进慈溪的最高学府——慈溪中学。从这一天开始，有3年时光，他不时逡巡在大塘河边——当时他还不知道这一条小小的河流叫大塘河，但是这条河跟他老家的那条江非常相似。这条河在他母校的门口侧弯了一下，仿佛特来亲近他们似的。

因为这一段缘分，当拿到桑金伟先生的大作《老浒山》时，一下子亲近起来。

这位少年，就是梦中的我。时光一去不复返，我已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，而大塘河两岸也已今非昔比。如今，我初染秋霜，而浒山也已不再是那个徒步可以丈量的



内心湖泊的声音

——评朱田文《载不动的乡愁》

柯平

虽说写诗在时下已是人人可参与的手指运动，我每年收到的朋友寄赠的诗集当以百计，而自己平时主动购买和阅读的还不在其数，但这次看到朱田文的新作《载不动的乡愁》，眼睛还是为之一亮，愿意以感激和喜悦的心情来接受它。

当然，对于那些读惯了先锋派和炫技派的人，他们或许会因诗里的语言关系明确、技术手段朴素，感觉不够刺激，只有少数有耐心的读者会觉察出一种很不同的意味来。讲得明确一点，就是少了点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华丽与斑斓，多了点“却道天凉好个秋”的简约和深沉。

写诗是个难侍候的活，而且写的时间越长，写得越好的人，对此可能体会越深。因为这玩意看得见，摸不着，说不清，评价又往往因人而异。年轻时我们写诗，更多地注重外表的功夫，语不惊人死不休；要到一定年纪后，才知道身体质量的重要性，再到一定年纪后，才知道智性和心灵的重要性。这样一折腾，一生也就差不多了。真正能够将外表、身体

和心灵融为一体，古往今来，只有极少数的天才办到。

朱田文的诗，大约处于上面说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中间吧，年轻时候的浪漫和激情显然告别已久，像艾略特说的那种跟自己说话的年龄还没到来，人到中年，世事万变，荷载彷徨。如同在黑暗的房间中一步一步摸索着前进，老老实实记下内心的每一触感和心跳，并且告诫自己要尽可能真实，要及物。

朱田文体验生命，感受时间，追忆往事，寄情故园，努力探索着平凡事物背面的意义。他写上林湖瓷片上的唐朝，也写杭州湾的时代变化；写叙利亚的倭玛亚清真寺，也写女儿手中的豌豆花；悼念屈原，也悼念生活中的好友蒋文生。蒋文生曾是我和书作者共同的朋友，如今，时间过去不过三年，他已离开我们长眠地下：

“我早早醒来
唯恐慌早早死去”

——《悼蒋文生》

深厚的情感，睿智的哲思，要积蓄多少悲痛的力量，才能说出这样平平常常的一句话。昔袁随园先生论诗，认为年轻诗人和非年轻诗人

镇简况”，简单梳理行政流变，并配上地图。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，在正文里，还有一幅比印刷地图更让人亲切的“手绘地图”。这幅地图，桑先生绘于2001年。桑先生学画出身，画地图应是小菜一碟，但是，如果没有对这座老城的熟悉和热爱，他是断不会这样做的。也许，在新的千年的开头，他要画下老千年的旧迹——浒山，是怎样从唐宋地一步步孵化、蝶变、起飞的。他画的浒山，比印刷地图有更温存的细节、更炽热的情感。他画的工人路，是我当年常走的一条路。路口的双眼井，他若不画，我忘记了。他一画，我马上回忆起来了，依稀记得那时路口还有人洗衣呢。还有小山前路，也是常走的，前面有一个大庙，现在知道叫作七房池。我记得池南有几幢四五层楼高的“公房”，而周边大多是老房子。我也知道了，现在所谓的“金黄道地”，原来叫“鸡鹅行道”——这是怎样的嬗变啊。外地人可能不知其中的蹊跷，因为“鸡鹅行”三字，用土话念，念快了，就变成了“金黄”。这一层嬗变，似乎可以象征整个浒山——她原先只是一座有着浓郁乡土气息的集镇，近几十年来，才变成一座染着土豪金色的现代化城市。

在这样一个快步向前的城市中，桑先生是一个踽踽独行的凭吊者、沉思者、挖掘者、抢救者。他曾亲口跟我讲过，有些细节，一个月前还存在，一个月后就找不到了；有些人，一个月前，还能在病榻前接受采访，一个月后，他已不在了——带走

了他的老浒山。而越来越多人的离开，让老浒山越发如老电影般驳杂沧桑，好在，桑先生同时又是摄影家，他的每一篇文字，都有老照片为证。文和图互相支撑，极力挽留逝去的时光，强力唤醒几代人的记忆。他的文字是质朴的，就如他对这座城的感情；他的文字又是华彩的，一遍又一遍，不厌其烦铺陈他心中的每一条小巷、每一个路口、每一座楼阁、每一族世家……“里巷追忆与路名探源”“悠悠亭台与翩翩楼阁”“老街旧业与特产风味”“浒上人物与邑乡姓氏”“故乡纪事与史迹钩沉”“心里的山与忆中的水”，每一辑名目，他总是成双搭对，吟咏再三。有时他像一个搭积木的儿童，有时又像一个洒扫庭院的老者，一次又一次回到他心中的故园。在反反复复中，他的这部大书，渐渐立体起来，肌理分明，筋条宛在，在听得见她的呼吸，能看得见她的面容——就这样，他一个人的老浒山，渐渐变成了大家共同的老浒山。

我很欣赏桑先生这本书的“草根性”。他在后记《我很纠结，但我很感谢》中说道：“这是一本田野调查得来的书，是写给父老乡亲们的书。这就决定了我‘草根优先，名人退后’的原则。凡是口碑较好的又有故事可说的人，地位再卑微，也要写他；凡是别人写了又写，我又没掌握新内容的，地位再高，也不写。”唯有如此，才是真实的老浒山。以他的原则，我想，老浒山中，也必有我少年时的身影，尽管我不是浒山人。



品鉴

乡愁一点点稀释在文字间

——读刘从进《独自的乡村》

陈峰

不是所有的书都合一个人的口味，就像不是所有的朋友你都能融洽地相处，但总有几本书是特别打动你的，有几个朋友是特别容易相处的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因人而异，各取所需。

去年的《文学港》第4期刊登了作者刘从进的一组《风在兹土》的散文，就这么打动了我，对喜欢的文章，总会不由自主地多看几遍。看着看着，忽然，我就变成了作者笔下躺在稻草垛边聊天的老婆子，“牛羊颤自在山坡上吃草，还不时地瞥她们一眼，也不知道是她们在放牛羊还是牛羊在放她们。要是宋朝的王子路过，一定会拿着黄金打造的宫殿来换取路边的稻草垛。”看着看着，我又变成了在村口的银杏树下晒太阳的老头子，“刚说得最起劲的老头子脖子一折，头掉在地上了，就在快要着地的一刹那，又迅速地拉回来，一耸一耸地按回到脖子上。”

我喜欢作者这样的描述，这样的描

述自带画面感：大片绿色的草地上，堆着几只稻草垛，草垛下几位老婆子聊着天，说着陈年隔代的往事，牛羊在一旁吃草，牛羊望一眼她们，她们偶尔也望一望牛羊，谁知道谁是谁的主人呢。还有，在村口的银杏树下，几位老人聚着坐成一圈，不着边际地聊着，有一个老人说着说着居然睡过去了，人慢慢地斜了，脖子慢慢地低下去了，快要着地了，一激灵，又坐正了，睁开眼，说了一句谁也听不清楚的话，又睡过去了。冬天的乡村，这样的画面温暖而有生活气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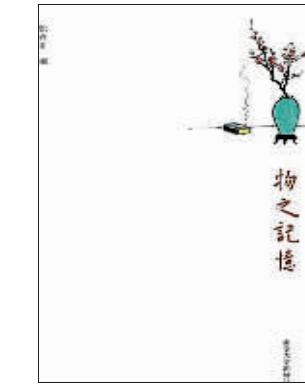
从此，我记住了作者刘从进的名字。没多久，有文友在朋友圈晒图收到了一本《独自的乡村》，发现作者居然是刘从进。于是辗转求书，收到了签名本，这真是意外之喜。《独自的乡村》分四辑：“山野的风铃”“墨黑的土地”“叹息的村庄”“回到牛头湾”。作者出生在海边小村，行走在乡野，徒步看海，独自上岛，看花看草，听风听雨，那些乡

村的见闻和感受，那些父老乡亲离故土的情感，引起莫名的共鸣，乡愁一点点稀释在文字间。有时读着读着，忧伤的感觉渐渐升上心头；有时读着读着，又有一丝喜悦袭上心间。如作者所言，城市是人造的，乡村是神造的，乡村永远令人神往。比如在《秋天，一个人在横渡》里，作者这样写道，“那一天，我把时间挂在山崖上的蜂桶边，让它歇息去了。我独自在原野上听风声，看野菊花，晒着另一种阳光，想着另一种隔世的思想，傻子一样做些没有用的事，在这个无人的地方，尘世的悲痛欲绝，都成了淡淡的安乐。”

书名《独自的乡村》，就如刘亮程《一个人的村庄》，弥漫着孤独和忧伤。在最后，作者这样写道：“首先我要在面朝大海的山坡上造二间相连的小木屋，一间做饭，一间住人，然后在小屋四周种上各种蔬菜和四季更替的农作物，小白菜、大白菜、青菜……我可以晨着日出，午晒太阳，晚听海涛……玩性来了，可以溜到村里跟村民们打牌……心静的时候我要读书……还要听听舒缓动人的乡村音乐、民歌情歌……”这分明是梭罗笔下的瓦尔登湖，其实呢，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瓦尔登湖。



《物之记忆》



作者	张春田
出版	南京大学出版社
日期	2016年3月

集趣味性与传奇性为一体的精彩选集。全书分为七辑，即“文人雅玩”“书山书海”“纸上云烟”“家居与衣冠”“骨董琐记”“随‘物’而安”“舌尖记忆”。不少佳作出自现当代大家之手，而编者将其收集、汇编之后，犹如家具的摆设，各种组合方式不仅体现客观功用性，还赋予了象征意义。人类与物质世界紧密联系，而人们在消费时代越来越看重商品的符号价值。《物之记忆》涉及的多为人们经常接触使用之物，通过物勾连个人的情感与时代的记忆，以群体经验寄托生命的多样性。此书中的物，不再是简单的本体存在，而是一种文化体系编码，人与物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广阔自由空间，充盈着“灵魂”“个性”和“品位”。作者追溯社会变迁与转型，反思当下消费文化，直击最具个人地标性的精神处境，向我们揭示和描绘了绚丽多姿的文化景观。

(推荐书友：戴骏华)

《我的职业是小说家》



作者	(日) 村上春树
译者	施小炜
出版	南海出版公司
日期	2017年1月

写小说。”一个念头突然冒出。比赛结束后的当天深夜，他坐在厨房的饭桌前开始写小说。他始终认为，小说这东西写起来应当奔流如川、喷涌如泉，所以，写第一部小说时感受到的创作的“舒爽”与“快乐”，直到今天也基本没有改变。

“长篇小说才是我的主战场。”就像生活中的村上喜欢长跑一样，他认为自己身为作家的特质和风格在长篇中最明确无误地得到展现。他说，做一项长期工作时，规律性有极大的意义。因此他就像打卡考勤一样，每天不多不少，就写10页。至今村上已高产地完成了13部长篇小说，如果没有坚强的毅力和强健的体力，几无可能。与时间成为朋友，这大概是他长篇小说创作的不二法门。

这是一本谈“写作”的书，更是一本关于“作家”的书。村上比其他任何人更能体会什么是“一直站在拳击擂台上”的那份坚持。如果我们能像他一样，真正了解自己的喜好，并为之坚持不懈地付出，那么，职业就不仅仅是一份职业了。

(推荐书友：矩形)

《不朽的大提琴家》



作者	(英) 玛格丽特·坎贝尔
译者	张世祥 陈珂瑾
出版	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日期	2015年1月

读者，也是开卷有益。在“有规律的自由”的主角卡萨尔斯身上，我看到很多音乐家的影子。他出身于音乐世家，天生对乐器有着不寻常的掌控力和理解力。他的一生在起起落落中度过，而不变的是对他对大提琴精进演绎的不懈追求。作为一位高寿的乐器演奏家，他的精力始终充沛，始终保持对艺术、人生的昂扬姿态，给他以积极的能量。卡萨尔斯主张要向传统学习，但不受其支配和控制。他让学生认识到放松的重要性以及怎样练习左手，以便在放松和紧张之间取得平衡。卡萨尔斯将音乐演奏看成一种意识支配下的科学活动，尽力用音乐表达生活，他提出的“表情性的音准”“自然的渐弱”的表现手法，把细致的分析与强烈的音乐直觉相结合，被称为“有规律的自由”。正是这种开创性的指导理念，成就了他的不朽和神奇。

(推荐书友：朱延嵩)

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 QQ 群：98906429